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十八

雍正十年五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冬春以來濟兗東三府雨澤稀少今濟南幸得透雨而兗東二府尚未均霑目前二麥未能暢發穀豆亦欠滋生糧價漸昂民間乏

食臣仰遵先事圖維之諭旨請照上年商販米船免稅之例凡有商賈販運米石至山東直隸糶賣者米船一到即便放行其臨清淮揚等關將標頭米稅自五月起暫行寬免至七月秋收之後照舊徵收俾商販雲集米穀流通於東省直隸皆有裨益再請照上年截漕之例將南漕米截留四十萬石於沿河之臺莊張秋鎮濟寧東平臨清德州等處分別存貯以備各屬不時之需等語東省兗東等處雨澤愆期朕心甚為軫念屢降諭旨

令該撫等先事圖維以濟匱乏今岳濬所奏截漕通商  
二事著該部即速行文令各該處照上年之例行毋得  
稽遲但思通商截漕料理尚需時日不能濟目前之用  
現今兗東等處貧民嗷嗷待哺刻不容緩即減價平糶  
亦屬有力糴米之家餬口稍易而小民無力糴米者仍  
然枵腹不能為窮苦百姓普徧之利著該撫藩等悉心  
經畫速籌目前接濟之策或散米或賑粥或借貸倉穀  
因地制宜遴選賢員實力辦理務令窮民得沾恩澤不

致流離失所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初五日奉

上諭山東兗州東昌二府春夏以來雨澤愆期民間乏食朕心深為軫念已降諭旨著該撫藩等將東省存倉米石速行賑濟平糶並令通商截漕以備接濟又遴選部內候補候選人員及選拔貢生等命往協辦賑濟之事但二府地方遼濶戶口繁多若得本省人員前往更可周徧妥協朕思在京居官及赴部候補候選者兗東二

府之人必多伊等既熟悉風土人情又無桑梓情深必  
能實心辦事以甦民困著大學士等揀選一二十員奏  
聞令往山東與地方官等按戶按名查勘賑濟每人在  
京酌賞銀兩以為路費俾其星速起程

又奉

上諭春夏以來京師雨少朕心甚切憂勞著傳諭刑部於  
刑名案件加意慎重並遵照上年六月之例速查完結  
其應行保釋者准其保釋

初七日奉

上諭八旗借支公庫及廣善庫銀兩數十年來拖欠未完者尚有四十餘萬當時原因旗人每遇急需即向人告貸以致每年所得俸餉不足補償重利愈至窘乏於是特設公庫廣善庫以周其不足而伊等罔知感恩節儉任意花費至有一人名下多至三四十金者國家庫帑百姓脂膏豈容恣其虛誑盜竊濫用情甚可惡是以其人雖故亦於其子孫弟姪及家下披甲人等俸祿錢糧坐

扣一半俾人見祖父欠帑日後為子孫之累庶冒領侵蝕之風可以少息但八旗官兵賴俸祿錢糧應差欠帑人數衆多倘生計艱難未免有誤公事著將八旗借欠公庫廣善庫案內人員本身已故將伊子孫等扣半俸祿錢糧抵補伊父祖舊欠者開恩豁免以降旨之月為始照舊賞給此朕格外之恩後不為例其餘虧空侵蝕那移婪贓等項仍遵前旨分別查奏

初九日奉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  
卷一百十八

四



上諭凡官員議處之案多係本任然亦有年久而後發覺或逾年而後結案者乃該員已經陞遷方行議處如在外州縣陞至道府在內司官陞至堂官遇原任內有應行議處事件仍照原任品級處分係向來相沿之舊例如此但伊等所犯之案情有重輕如尋常誣誤事件亦照原任品級處分似於情理未為允協況此等人員久經歷任既得陞遷其材必有可用如因原任事發悉照原品降調畧無差等殊非愛惜人才之意著該部悉心

詳酌作何分別定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秦省民風醇良質樸朕所素知第因近年以來有一  
二匪類捏作浮言妄冀鼓動衆聽朕恐無知愚民一時  
不察被其迷惑是以特遣大臣官員等開誠布公宣諭  
化導盡消姦匪蠱惑之害益堅良民嚮善之心從前陝  
甘二省民人深知感戴國家教養之恩今復悉西陲不  
得已用兵之故聆受諭旨開悟踴躍衆志僉同朕心

深為嘉悅但軍興日久轉粟飛芻不無資於民力其輓  
運之價朕已屢次加添近聞路逕僻遠之地尚有不敷  
又或採辦草豆等項時價低昂不等若此則該督撫等  
尚不能洞達朕意也向後著悉心體察有應行奏聞者  
即據實陳奏朕自加恩不使官民等有賠累之苦著將  
此旨曉諭陝甘二省官民等共知之

又奉

上諭巴爾庫爾出征之西安滿洲兵三千名寧夏兵一千

名出口已將二年冬衣不無敝損應行加恩添補查莊浪現有存貯皮袍褂三千套皮帽三千頂著署督查郎阿巡撫許容再於蘭州添製皮衣一千套皮帽一千頂俱於秋間解送軍營賞給西安寧夏滿兵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附近京畿之小城駐防滿洲兵丁俱係協領官員等管轄因無總管之大臣故教訓兵丁稽察官員之事殊

為疎忽雖在地方妄行生事亦無約束之人應交相近居住之大臣令其兼管附近

陵寢者即交

陵寢處大臣等管轄附近天津者即交天津都統管轄若相近無大臣居住之處由京城內特派大臣一員令其總理每年前往稽察一次則官兵自然奮勉遵奉法度在地方不致有妄行生事之人矣著大學士鄂爾泰詳察議奏

又奉

上諭京師地方去冬少雪數月以來自近京以至直隸山東雨澤愆期而兗州東昌尤甚朕心深為焦勞日夜思維必朕與在廷諸臣政事有闕以致

上天示儆飲食寤寐無刻稍安虔誠修省冀格

天心爾諸臣當恐懼悚惕以凜

天戒凡用入行政及各部院事務關係民生利弊應行應改之處周詳審察苟有所見或公同具奏或自行陳奏至

於刑名衙門尤宜慎重大小事件均期至公至當不可稍有疎忽朕之諄諄誡諭出於憂勞敬畏之實意並非虛飾求言之名爾諸臣各宜殫心竭慮切實指陳務使民生攸賴感念

天和以副朕軫恤羣黎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織造官員往往為烏林達筆帖式等人所愚弄恣意妄行侵盜國帑及至事發總恃有人代賠置身事

外積弊若此斷不可不加懲戒江寧織造綏赫德離任時大有虧空皆係烏林達筆帖式等平日所支用者及至不能交代則綏赫德代為賠補仍是從前故智積玩不改是以朕特降諭旨令接任許夢閔徹底清查以除弊竇乃許夢閔以烏林達等應賠之項綏赫德已經代賠無庸重追獨不思綏赫德管理織造關稅兩項其代賠之銀非織造贏餘即關稅贏餘二者均係國帑安得不核實歸公而乃私取以償屬員侵盜之項乎許夢閔



清查此案顯係瞻徇情面草率完結深負朕恩著交與內務府嚴加議處綏赫德著革職烏林達八十五筆帖式巴圖俱著革職伊等名下虧缺之項悉從本人追出交官俟追完之日奏聞請旨嗣後各織造衙門若有似此虧缺情弊一經發覺定將該織造及所屬人員從重治罪再者織造本非大員而在外體統任意僭越至於筆帖式烏林達尤微賤不堪之輩乃以欽差為名妄自尊大與督撫俱用平行禮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片紙

隻字干謁地方官及不按品級規矩僭越妄行者定行從重治罪

十七日奉

上諭據貴州布政使常安奏稱黔省下游苗疆兵米有由陸路運送者需用人夫應交與地方官雇覓從前軍興之際日給三分之一數今可否量為加增庶幾永遠行之無累於民等語苗地站路崎嶇險峻原非坦途且將永為定例自應仿照時價給發著署撫元展成飭行司道

等或計站道之遠近按站定價或就站道之里數按里給銀每夫每日議定幾分務使敷用可以永遠遵行又常安奏稱來牛城垣為八寨之藩籬通古州之大道若建石城益資捍蔽等語來牛地方即建築土城未嘗不可以捍蔽但聞該處土鬆難保堅固且取石亦不甚遠若建石城可以一勞永逸著元展成委員確估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八旗人員借欠公庫廣善庫官銀本身已故將子孫人等俸餉半扣還項者昨已降旨豁免若有本身現在而未完者著一并開恩豁免

十八日奉

上諭臺灣彰化縣經兇番擾害之後百姓耕種未免失時據巡臺御史栢修高山奏稱該縣有雍正八年分未完穀一十五石零雍正九年未完穀六千五百三十七石零耗羨銀一百二兩零茲值應徵之時民間一時難以

完納等語彰化縣未完銀穀二項著悉行豁免該地方官即遵旨行

二十日奉

上諭尚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甚言自作孽之不可也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於人事之感召而

天本無心也即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廷

政事之闕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數者有一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凜

天戒但思天下人民衆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無知因饑饉困厄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心術詐偽習俗乖張仰蒙

上天垂象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懟竟忘

上天降罰之由來視為己身無辜而獲譴者皆

天違理莫此為甚朕即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解免而  
寬其罰也每見一州一邑之中相隔不遠而雨澤多寡  
不均收穫豐歉各異此即顯而可見者朕此諭旨並非  
委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皆朕  
之過無可推卸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  
為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愈加悚惕寤寐之中不敢有幾微怨望不  
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為福思之勉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辦事不甚諳悉條例是以諸事不能畫一  
且每多未協朕思各部司員中多有熟悉則例識見明  
通者若於郎中員外等官內慎加揀選每旗添設二員  
協助都統副都統辦理旗務似有裨益該員於本職部  
件仍照舊辦理都統等奏事時該員隨於副都統之後



本章奏摺內亦著列名著大學士會同各部堂官加意  
揀選務在得人若司員不敷揀選科道侍讀等官內亦  
可選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十八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

十九至  
二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陳際龍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十九

雍正十年閏五月

上諭五道

初九日奉

上諭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此天人相感之至理自古及今未嘗或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者至詳且悉矣邇年以來如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動未嘗寧

息朕戒慎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為災患然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二  
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千

天怒朕不得自寬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八  
旗將士遠役於外拋其室家離其骨肉其父母妻子盼  
望憂思或者意中以朝廷不恤士卒謂此舉過當乃可  
已而不已者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兇頑世濟其惡擾

害我臣服之蒙古窺伺我西北之邊疆若此賊不加創懲則蒙古不復安居蒙古不獲安居則邊塞不得寧謐我八旗之人顧能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黷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觀近日賊夷跳梁之狀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覬覦敢肆狂逞若此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圖息事寧人其可得乎國家養士於平時原欲服勞於一日將士

受恩於累世本期報効於行間况我滿洲八旗人等忠義之心勇敢之氣實無與比倫爾等祖父自從龍入關以及各處征討削平寇亂以捐軀致命為榮以老死牖下為恥今承平日久習於宴安因數年之征戍即生愁怨之心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隳惰自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徇難者享千古不朽之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爵賞豈但出征弁兵當勇往奮興爭先恐後即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義遏抑

私情務其遠者大者如此則忠君報國之悃誠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祐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受國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虧空一節聞八旗人等亦以為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以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既久人數衆多不忍加以刑戮特從寬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之貪官污吏使知侵盜橫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奸貪而厲廉恥則風俗漸移人心各正衆得有受恩之地朕愈樂

於加恩此朕之苦心實欲為計久遠也若云朕為財物計而為此綜核之舉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修工程賑濟賞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吝惜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豈有與旗人較量錙銖之理乎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朕之意旨旗人既未能悉知而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督催著追之時過嚴過刻甚且牽累無辜希圖卸責此庸劣不



忠之大臣奉行之不善致令有不明義禮之小人心懷  
怨懟而身任其事者復自謂無可奈何更隱示以為奉  
朕旨出朕意朕旨果如是乎朕意豈如是乎

上天神明自有照鑒夫身犯罪名事後猶不知悔上施教育  
沐恩復不知感與夫為己忘公忠愛不存者此皆乖戾  
之氣必致上干

天和行遭譴責朕時深警畏復深憫惻或逆黨之餘孽有意  
擾亂引誘人心於不善亦未可定用是再頒諭旨通行

曉諭倘八旗人等果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感國恩之  
深厚體朕意之諄誠不為姦邪浮言所惑共矢愛君親  
上之懷永絕昧理欺公之習則可以立身者即可以報  
國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先自旗人始而

上天福佑善良諸事吉慶有可預信其必然者

初十日奉

上諭從來人心不正斯風俗難移習染既深則懲儆宜早  
朕自御極以來雖普天率土莫敢岐視而由近及遠則

八旗人等尤國家教養百年望其遂生復性共享安樂以永沐恩光者若明知其頑劣貪鄙將為人心風俗憂而猶敢故示寬縱以博仁厚名姑息之害將無所底止朕為天下萬姓主實不忍出此而聽其陷溺不為之一援手有負

皇考之付託也是以嚴治貪婪清釐帑項概不得免而追呼牽擾亦有所不恤者誠欲八旗人等各思罪愆漸自醒悟知有所不為庶無往不利凡此綜核之數舉即朕訓

愛之初心用嚴用猛與夫加賞加恩論事之迹雖殊而曲成之意不二昨於雍正三年以前虧空各項令查奏酌免諭旨內業經明白曉諭諒八旗人等已皆悉朕意知自省矣今特再沛恩膏於八旗官員人等將雍正三年以後九年以前旗人應追銀兩除本身虧空侵蝕借帑及貪贓盜用等項不准查免外其有年遠之案於雍正八年恩旨以後發覺者與本身已故著落子孫追賠坐扣俸餉抵補者或本身雖在其應追之銀實係分賠

代賠無著之項或因公那用並未入已者又或應追之  
本人已經豁免而開欠之人尚在著追或本身已經寬  
免而在奉旨以前報出田房人口抵補其間人口病故  
田房變價不敷仍行追補者著該旗將各項情由造冊  
開送內閣轉奏候朕酌量分別加恩寬免此次諭旨著  
再行通傳俾八旗人等深知朕恩恪遵朕訓洗心滌慮  
痛改前非循理奉公謹身節用以副朕教育諄誠之至  
意則爾自求福朕實厚望焉

十二日奉

上諭上年冬間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夏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等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及海州所屬之沭陽揚州府屬之寶應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蝻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至蔓延為田禾之害著該督撫嚴飭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俾無遺種倘有怠忽從事者即行糾叅從重議處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西安按察使楊泌奏稱陝省黃銅甚少不敷鼓鑄  
是以錢價昂貴每銀一兩僅兌錢八百一二十文一應  
薪蔬俱皆增價似應藉隣省之錢通融行使查湖廣水  
路可抵陝屬商州之龍駒寨由此以至西安僅有旱路  
四百餘里約計水陸運費每錢千文共需銀一錢有零  
再將京城戶工二部制錢由糧艘帶至楚省從楚運陝  
為軍需採買物件之用則陝省錢文日多價值自平等

語從來市買物件錢數之多寡原合銀數計算錢價既昂則物價應當酌減此在地方大吏善於經理務期便民利用至於京師制錢只可供京師之用豈能遠運陝西湖廣雖開鼓鑄今因銅觔不敷暫且停鑪亦難分及隣省楊秘所請皆必不可行者但陝省錢價既昂又值軍興之際亦應籌畫通融之策朕思滇省鼓鑄錢文較易於他省若每年多鑄錢十萬串著陝省督撫差員赴滇領取由湖廣水路運至陝省商州之龍駒寨再從龍



駒寨陸運至西安府如此似於陝省有益著署總督高其倬巡撫張允隨悉心籌畫滇省錢文可否添鑄並令陝西督撫將錢價運價通盤計算如此辦理果否於地方有益俱著即行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現今天氣炎熱著內務府總管海望會同署步軍統領鄂爾奇在各門設立冰水暑湯以解行人煩渴工部所害冰塊如敷用即用工部之冰如不敷用即行採買

動用崇文門宣課司餘銀辦理永著為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

雍正十年六月

上諭三道

初五日奉

上諭廣西巡撫金鉷奏請收買場竈餘鹽以清私販之源  
所奏甚是但私既歸官而官或又行私其間收數之多  
寡運銷之先後定價之寬刻報課之虛實惟視奉行者

何如謂立法以除弊恐弊即因法生亦正未足恃也其  
廣西通省可否專銷廉州鹽及廉場餘鹽作何收買動  
何款項並如何撥運如何交領能否遍行土司有無關  
礙引課之處著鄂彌達楊永斌會同金鉷一併虛衷熟  
籌妥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派往西北兩路出征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等  
於起程時朕令多定跟隨人數其家中隨甲銀米仍留

為該員家口養贍之資並未令其裁革頃聞戶部於本年三月間行文各處以各員在外既有隨甲則家中不應重領銀米將各員隨甲銀米停其支領且自雍正七年大兵起程之日為始凡家中領過銀米於本人應領俸銀俸米之內照數坐扣還項在該部固為慎重錢糧之意然並未請旨遽爾通行甚屬錯謬况非朕體恤出征人員之本意今特頒諭旨曉諭八旗人等凡軍前之大臣官員等家中已領之隨甲銀米不必扣還其應領

之項照常給與並將此旨通行各處軍營知之

十六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從前應行發遣黑龍江等處罪犯曾改發查克拜達里克等處令其開墾耕種後因伊等在彼甚不得力是以停其改發仍令照前發遣黑龍江三姓等地方上年賊人窺伺查克拜達里克時彼地所有罪人跟隨官兵守護城垣竭力捍禦甚屬可憫朕已加恩除其罪名令充綠旗兵丁入伍効力續據順承親王等奏稱伊等深

知感戴朕恩共思黽勉可見有罪之人予以自新之路  
可以望其改惡從善若發往黑龍江三姓諸處不過終  
身為人奴僕而已朕意嗣後將發往黑龍江等處人犯  
改發於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効力在伊  
身可以努力自新而於屯種亦屬有益其如何遣發安  
置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一

雍正十年七月

上諭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乃數年以來以一二事陳奏於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

甚為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未曾降旨申飭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瀆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一則奏稱駐防兵丁之子弟宜准其在各省考試獨不思國家之設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場屋也在弁兵之子弟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等進取之途並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也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射

生疎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

果應行早已著為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敷陳乎一  
則奏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家  
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  
之所京師乃其鄉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  
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  
為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為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

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旨頒布於外  
俾無知之人豁然醒悟不復再行妄奏

初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曹州鉅野縣李家莊李恩家  
於本年六月初五日有牛產生瑞麟膚身牛尾遍身皆  
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實為盛德瑞徵謹  
望闕慶賀伏祈詔付史臣宣示中外等語朕思山東地  
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去夏今春雨復愆期貧民

乏食朕悉心經畫遣官發粟賑恤多方幸未流離失所  
即京師去夏今春晴雨亦不均調每常地動而西北兩  
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等露處於外備極勞苦朕心  
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聞瑞麟產於東  
省因此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皆屬  
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惻怛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初六日

諭內閣京中送往軍營之器械等項甚多驛站雖備有車輛每遇物件重多之時官車不能敷用勢必僱募民車運送寬裕給與價值惟是官吏等奉行不善每於數日之前即將商民車輛牲口拘集於驛站地方令其守候備用至起運日期始給運價其餘耽擱之日並不准算以致商民人等探知信息即行遠避行旅畏懼不前不可不嚴行禁止爾等可詳悉定議具奏

又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八旗及外省之出征護軍參領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等官俱係漢仗好揀選派往之員故將現出各缺俱委員署理俟伊等凱旋之日一併揀選補授今軍務尚未安定伊等身在軍前行走勞苦反不得陞遷朕心深為憫念嗣後應陞副都統之出征參領協領等官內該管大臣如有深知者將其人材可用効力行走之處詳細聲明保送兵部俟副都統缺出列名具奏再副護軍

參領以下駢騎校護軍校以上各缺應將出征人員作何補授之處著大學士鄂爾泰等確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甘肅地方年來預備軍需雖事事取辦於公帑而百姓輓輸効力亦甚勤勞朕心軫念維殷屢加恩澤前聞今歲蘭州平涼西寧等府所屬州縣內有雹損蟲傷之處已諭該督撫留心賑恤停止催科嗣聞從前雨少之地俱已沾被甘霖秋成可望朕心深慰因念甘肅為軍



需總匯之區百姓急公趨事所當格外加恩俾閭閻力量寬餘無催徵之擾以昭朕子惠元元獎勞賞善之至意著將河東河西各屬民戶屯戶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概蠲免若有已經完納者准作來年正賦該督撫等務體朕心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俾秦民均霑實惠倘有豪胥猾吏舞弊作姦使澤不下逮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管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十八日八旗都統等議覆添設看守倉庫之員請於

降級調用革職人員內揀選引

見奉

上諭看守倉庫所添降調革職人員俱係本身犯罪降革之人所犯之罪輕重不等其中亦有人去得者大概無用者居多若有用之人惟令看守此等處所似覺可惜若無用之人令其看守倉庫緊要之地反於事無益爾等理應加意選擇務期得人將伊等分作兩次帶領引見再爾等奏稱所選廢員若不勉力行走即從重治罪並未

議定如何治罪伊等若仍不悛改不肯實心効力如何從重治罪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十九日

諭兵部凡分發各省試用之武進士原令其學習營務必須弓馬優嫻熟諳營伍方可題補近見爾部於武進士題補守備時不計科分之淺深弓馬之優劣概以為合例以致督撫提鎮因一時營員內不得合例之人遽將科分尚淺營務未諳之武進士題補轉不如用久歷行

伍之人於營務有裨益也嗣後武進士題補守備若科分不及應選之期即屬不合例爾部可傳諭各省知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時皎日正中有慶雲捧於日輪之下五色俱備寶光喬煌又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絢爛增輝歷午未二時綢緡不散正值孔林工竣之時上瑞疊臻千秋罕遇等語朕素不言祥瑞惟有朝乾夕惕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何敢冀嘉祥之疊錫已屢降諭旨訓教天下臣民矣但自信生平尊師重道之心至誠至敬闕里為

聖人之鄉尤切羹牆之慕乃前歲

文廟重新慶雲湧現今者林園工竣復覩嘉祥或者朕誠敬之衷為

神明之所歆格故顯示以象用昭日監在茲之義歟朕感慶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湖南巡撫趙弘恩奏稱南嶽為皇上主壽之山昔年修建廟宇碑亭今歷年已久須重加修葺料估工費計銀八千四百餘兩請動公項興修恭祝皇上無疆之壽等語朕思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受

天眷命為天下主一行事一舉念皆

上天

皇考之所照臨若身無失德自蒙

上天

皇考垂慈護佑益壽延齡若德行有虧居心行事獲罪於天天下億萬臣民豈能代朕祈禱而寬其譴責乎朕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此訓示天下臣民凡有奏請建壇誦經為朕祝釐延壽者悉嚴諭倖止至於山嶽江河之神為地方捍患禦災錫福兆庶者則虔修祠廟潔誠展祀以申報享之忱並非為朕一身祈福也

上天

皇考實鑒此衷南獄之

神佑我楚民朕心感激廟貌久未修理應照該撫所請敬謹  
舉行惟是趙弘恩陳奏之詞識見鄙陋不知朕心用頒  
此旨再行宣諭俾衆共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洪澤湖為東南諸水總匯之區全賴高堰大堤以為  
保障朕特發帑金命河道總督欽差大臣等指示督率  
建立石工以為久遠之計乃二年以來風濤恬靜汎水



安瀾工作易施成功迅速此皆

湖神默佑之力朕心深為感慶理宜虔誠展禮以申報享  
之忱其

湖神廟宇或重加修葺或擇地建造着總河嵇曾筠等確  
查定議具奏此次修築堤工之大臣官員及効力各官  
悉心辦理俱屬可嘉着分別議叙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楚南所屬地方山嶺重複產鐵之處甚廣採取最易

凡農民耕鑿器具與窮黎之衣食皆藉資於此雖歷來飭禁而創挖難以杜絕但廢鐵出洋例有嚴禁楚南地方產鐵既多外來射利商販每於就近設爐錘鍊運赴湖北漢口發賣或由漢口轉運兩江遞販以致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漸着湖廣督撫與兩江督撫會同悉心妥議本地應否准其創挖關口如何嚴行稽查務期民用有資而弊端可杜庶公私兩有裨益

二十八日奉

上諭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  
鳴國家之盛也語云言為心聲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  
闕鉅矣韓愈論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文者所  
以明道不徒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況四書文號  
為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律先具在  
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茂而理法辭氣指歸則  
一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丕變但士子逞其才氣詞華不

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旨曉諭考官所拔之  
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雖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  
浮夸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近該部可行文傳諭知之  
二十九日禮部帶領滿洲教習期滿人員引

見奉

上諭滿洲教習俱係旗人每月給與公費並無別項差使  
不過在館充數三載期滿即得一官爾等當不時稽查  
分別優劣如果教導有方即當奏聞其不能稱職者亦

應題叅豈可不辨優劣概授之以官乎爾等所奏因循舊例並不詳加察核今當酌定成例之初凡教習期滿作何補用之處會同大學士等妥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二

雍正十年八月

上諭七道

初八日奉

上諭向來偷挖人參之犯若係滿洲蒙古則發往江寧荊州等處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差若係漢人漢軍則發往廣東廣西雲貴烟瘴地方當差近聞發往廣東人

犯例在崖州陵水等處此地水土最為惡毒易染疾病  
每多傷損朕思此等不良之輩雖孽由自作然其情罪  
較之盜犯尚覺稍輕即發遣之本意亦欲全其性命也  
今因水土不服以致傷生亦可憫惻若將此等人犯改  
發沿海一帶衛所入伍充軍俾得保全軀命似亦法外  
之仁著廣東督撫會同按察使即行確查定議具奏其  
廣西雲貴等省若地方風土有與此相類者亦著該督  
撫將如何改發之處妥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署蘇州巡撫喬世臣奏稱本年七月十六日夜海潮湧溢近海州縣民人不及防備有被災受傷者已飭飭道員等分路查勘加意撫恤並令該州縣動用存倉米穀糶賑兼行以濟民食等語朕聞江南濱海民人被水深為軫念雖現在委員查勘辦理但恤災拯患之道必有實心實政然後窮黎可沾實惠況小民被水之後室廬蕩然甚為可憫著該署督撫尹繼善喬世臣布政

使白鍾山等督率有司誠心撫綏毋使流離失所至於  
今冬冰雪嚴寒之際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當預為籌  
畫資其生計亦著該署督撫等詳悉妥議奏聞辦理又  
聞沿江各汛兵丁所居營房有被水衝坍者著該管武  
職大臣等體恤安插俾獲寧居

又奉

上諭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  
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兵

家口從前所領月餉例應從病故之日追出歸入截曠  
項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  
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  
此時安有力量可以措辦交官悉著加恩免其追還再  
今年七月間該提鎮等始接部文而所轄協營道路遠  
近不齊奉文先後不等其秋季餉銀必有已經散給者  
著將各兵應扣秋季之項無論已領未領一概賞給以  
示朕恩恤故兵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閏五月內甘雨溥降  
從前被旱之處次第均需穀豆雜糧皆得及時佈種此  
後六七兩月雨澤均調秋禾暢茂現今收穫登場為歷  
年未有之豐熟等語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澤愆期而  
兗東二府為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發粟糶賑兼施從前  
嗷嗷待哺之民有所倚恃心志安貼豫順之氣感召

天和遂得連霈甘霖轉荒歉而為豐稔即目前之事觀之益

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為邦本食乃民天凡為官者思欲感召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為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閻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旱潦之將兆即據實奏聞俾朕得早為百姓經營以為補救挽回之策在民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即思招致之有由恐懼警惕不致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上下交修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戶享盈寧之福矣

勉之勉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署松江提督馬世龍奏稱今年七月間海潮泛溢沿海兵丁有遭值水患者衣食未免不敷各營呈請酌量接濟臣咨商督撫預支被水官兵一月俸餉資其衣食歲內陸續扣還司庫等語官兵被水衣食不敷朕心深為軫念所借一月俸餉著即賞給為禦冬之計不必扣還

又衍聖公孔廣榮因

孔林工程告竣率領族人謝

恩奉

上諭爾為

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為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凡爾同族之人亦當共相勸誡共相砥礪為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即

所以報國恩矣

二十四日吏部議覆奉天府尹楊超曾叅奏鐵嶺縣知縣朱佑濂救火不力應罰俸一年其賠補米穀賠修倉廩之處毋庸議奉

上諭依議鐵嶺城內民房失火因一時風烈延燒官署倉廩事出不意乃衆目共見非有意捏飾者可比著格外加恩照部議免其賠補不為定例若官吏等有虧缺糧石等情而借附近失火乘機作弊者於賠補糧石賠修



倉廩外仍從重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三

雍正十年九月

上諭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此次準噶爾逆賊志欲搶奪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侵掠喀爾喀部落直越察漢叟爾大營由杭藹山肆行  
猖獗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岱及諸

王大臣台吉等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官兵二萬奮勇  
尾追千里到鄂爾昆河額爾德尼昭地方諸王大臣及  
台吉官兵等同心協力為國輸誠奮勇攻擊將三萬逆  
賊斬殺大半餘賊喪膽奔逃甚屬可嘉此次軍功非尋  
常勞績可比官員兵丁著從優議叙其隨從額駙策凌  
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官兵著加倍議叙朕聞領兵  
擊賊建立殊勲心甚欣悅領兵効力之王貝勒貝子公  
扎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叙

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爾喀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著  
賞給智勇名號喀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  
勇名號喀爾喀多羅貝勒車布登從前在阿爾泰軍前  
著有勞績去年在蘇克阿爾達呼地方攻擊準噶爾又  
懋著勤勞朕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額爾德尼昭地  
方大敗準噶爾賊衆又復追擊効力前驅車布登加恩  
封為多羅郡王扎賴特固山貝子特固斯從前在阿爾  
泰軍前曾効力行走此次在克爾森齊老戰陣時擊賊

甚力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又復大敗賊衆建立功勲特  
固斯加恩著封為多羅貝勒敕漢之輔國公羅卜藏隨  
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又在額爾德尼  
昭地方大敗賊衆又與貝勒車布登塔爾岱等追擊賊  
衆効力前驅羅卜藏加恩著封為固山貝子喀爾喀扎  
薩克一等台吉巴海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  
去年亦著有勞績此次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殺賊衆  
建立功勲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根丕爾去年懋著

勞績此次在克爾森齊老地方額駙策凌隊內力戰得  
傷回至察漢叟爾軍營調治痊好復行前往追擊賊人  
巴海根丕爾加恩俱著封為輔國公塔爾岱著授為黑  
龍江將軍統領軍營三省兵丁卓爾海著授為內大臣  
署理黑龍江將軍印務所有一切功績已著從優議叙  
具奏外今聞奏報特沛恩綸其餘扎薩克喀爾喀王貝  
勒貝子公台吉內若有似此勞績出衆之人而遺漏者  
著大將軍順承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查明具奏

又奉

上諭朕念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令其配享

聖祖皇考於

太廟馬爾賽所襲之三等公爵加為一等擢用為大學士復  
賞給阿達哈哈番令伊子承襲恩施稠疊衆所共知朕  
以為馬爾賽必感戴殊恩實心為國効力因授為大將  
軍遣往軍前乃伊率往四千兵之馬匹牲畜未至歸化  
城先已損傷數千於科布多地方一聞準噶爾賊衆消



息伊在口外第八臺處便自怯懦奏請往歸化城及至  
歸化城不令兵丁馬匹牲畜在好水草之處牧放每日  
輾轉遷移又將馬匹牲畜折損大半且不禁約兵丁縱  
其貪饕飲食肆意糜費以致變賣衣服如此乖謬妄為  
之罪朕猶寬恕與以効力贖罪之途授為將軍令伊率  
兵往查克拜答里克而馬爾賽沿途又不調養兵丁之  
駝隻以致倒斃數千然朕猶優容之望其効力也頃準  
噶爾賊衆來犯察漢叟爾之大兵直越杭鵠搶奪喀爾

喀等部落王丹津多爾濟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大  
兵尾追至鄂爾坤之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賊衆殲其  
大半賊拋棄馬畜及一切器械膽裂奔敗大將軍順承  
王已明明劄令馬爾賽會同達爾濟截殺而王丹津多  
爾濟等又以賊衆大敗不能支吾現今尾追賊踰鄂爾  
坤水源庫兒薩查嶺投往推河而去亦經行文於馬爾  
賽且馬爾賽接閱順承王等劄後奏稱賊若來推河必  
緣衣克敖拉而遁今已將衣克敖拉左近之草焚燒等

語如此則馬爾賽自應如前所奏率兵前往推河預備  
截殺乃賊衆既至推河而馬爾賽猶惟怯逗留於查克  
拜答里克之地至十三日始出城為追趕之狀行二三  
日途遇尾追賊衆之馬蘭泰部下喀爾喀協理台吉孫  
都布言賊今將至白格爾之語即藉端而回徒手敗走  
之賊不行追逐知而放去又不奏明將軍達爾濟領兵  
往追情由朕以馬爾賽必有怯懦逗留明知故誤等情  
曾降諭旨今據將軍達爾濟軍中參贊胡琳叅奏內稱

一聞賊來推河信息將軍達爾濟等即向馬爾賽云我等整齊二標兵丁前往截殺賊衆而馬爾賽云我但守城不去等語亦並不發兵再三言之馬爾賽不允傳衆向馬爾賽云此機斷不可失請與我兵我率往殺賊如不成功將我治罪至於跪求伊亦決不允許但云爾等欲出則出我在城內發喊與爾等助威爾等若夜間進城我令放礮等語後至十三日因臣等標下兵起程馬爾賽不得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馬爾賽處有兵萬

餘乃怵怯不肯堵截殺賊知而放去乃假名往追草草  
即還由是觀之馬爾賽明係有心耽誤國家事體豈但  
大負朕之深恩自古以來如此背負國家者史冊中亦  
為罕觀國法軍法俱斷難寬宥著將馬爾賽之綏遠將  
軍領侍衛內大臣公以及賞給阿達哈哈番俱行革退  
其將軍印務著欽拜暫行署理欽拜若未至查克拜答  
里克著諾爾渾暫署俟欽拜到日仍令欽拜署理領侍  
衛內大臣員缺著侯馬蘭泰補授其公爵係伊祖圖海

立功所得之公著馬禮善承襲馬爾賽家產及一切什物令馬禮善查明除抵還馬爾賽虧空應補之項外其餘著賞給馬禮善此查時雖些微物件不許留與馬爾賽之妻子所有應賞二十名馬甲即行撤回今已行文著令馬爾賽明白具奏俟回奏時將馬爾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著將此旨行於諾爾渾令其轉諭大將軍順承王處亦著行知

初八日奉

上諭今年江浙地方海潮驟長沿海民居被水衝溢朕已  
敕令該督撫等加意撫綏毋使窮民失所近聞南匯縣  
下砂頭二三場等處竈戶鹽丁被水者甚衆該場官請  
將商捐鹽義倉及嘉興存貯米石動支賑恤各商亦環  
請願將捐米賑救而署督李燦鹽道江承玠彼此遲延  
觀望二十餘日僅兩次發銀四百兩聊以塞責李燦總  
理鹺政江承玠乃專司鹽務之大員今當竈戶鹽丁被  
水之時不將商捐備用之倉穀速行賑濟以致窮丁嗷

嗷待哺流離失業是誠何心著傳旨嚴行申飭迅速料理俾獲寧居儻程元章已到新任即交與程元章督率江承玠盡心辦理

十六日奉

上諭穎俊懦弱兩營兵丁二千名欲其馬上嫻熟故給馬二百匹令其學習今聞穎俊懦弱兩營兵丁內有騎射可觀者亦有騎射雖屬生疎而馬上尚能發矢者以此看來則學習至一二年後馬上可以嫻熟矣八旗操演



兵丁雖令學習步射烏鎗走遠等技但滿洲兵丁以馬上嫻熟為要著計八旗滿洲兵丁數目每十名給馬一匹即於旗下餵養官馬撥給俾兵丁等於馬上操演此所給官馬應令小心秣飼勿致損傷併將如何拴養之處著八旗操演兵丁大臣等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今科陝西鄉試主考吳文煥李天寵策問秦省水利一條內稱秦中沃野千里水泉灌溉之利為多歷代名

臣官陝土者類無不以浚渠築堰導流尋原為要務若  
兒寬之在漢葉清臣之在宋耿炳文項忠張瑩石永之  
在明其措施何地奏績何功能一一詳指否又稱京畿  
之間大建營田興修水利多士亦聞之熟矣秦省為桑  
梓之邦尤所深悉其明切陳之無隱等語朕思秦中素  
稱天府水泉隨在皆可疏蓄以資耕種其最著者西安  
等處則有鄭白龍洞諸渠寧夏則有漢唐大清等渠歷  
年久遠漸致淤塞堤堰大半傾圯水田僅存其名雍正

五年朕敕令該督撫將鄭白龍洞諸渠動用國帑加意興修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現今農田得其利益至於漢唐大清等渠朕特命大臣等專司其事經理數年年來水泉充裕禾稼有收此秦中興修水利之大概也吳文煥等若以水利策問考試士子即當就該省所現行者令其敷陳條對或可備採擇之資或可為善後之計乃舍今而援古去近而求遠撫拾往事泛為鋪張并遠引京畿以為近日興修水利之一証而於本省工程

關係利弊者無一言提及想以秦中疏濬諸渠為無裨於民生耶抑或以該省工程為不足置論耶務虛文而無實際乃為政為學之大患吳文煥等識見卑鄙如此不可不加懲儆著交部察議具奏嗣後各省鄉試題目俱著報部如有支離迂濶草率舛鄙之處該部即行指出題叅

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因八旗漢軍佐領下壯丁多寡不均特降諭

旨著令均勻當日辦理此事之大臣等應將世襲佐領之壯丁仍添入壯丁不足之世襲佐領內不應將公中佐領之壯丁添入世襲佐領之內正紅旗從前均勻壯丁時乃將內務府撥出之人添入劉顯原管佐領內甚屬錯謬八旗漢軍有似此辦理者俱著查明其壯丁不足之世襲佐領仍將世襲佐領之壯丁撥補量其壯丁之多寡或將兩姓合為一分佐領或將三姓合為一分佐領令其輪流管理將來補授佐領亦易得人再公中佐

領之壯丁不足者仍將公中佐領之壯丁撥補著八旗漢軍都統等公同詳查畫一辦理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博爾奔察等奏稱胡倫布爾等處今歲所種地畝因旱歉收俟明年多為種植等語朕思種地一事若交與伊等則訓練兵丁必致貽誤著行文將軍卓爾海於齊齊哈爾愛渾墨爾根三處臺丁及水手屯丁內酌派五百名動用彼處存貯正項錢糧撥給盤費并置辦犁

具籽種等項令前往胡倫布爾地方於明年春間及時耕種至秋後將如何收穫之處著卓爾海據實奏聞其動用銀兩仍著報部照數解還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部院堂官職任綦重必秉公潔已方能表率屬員朕諄諄訓諭之旨奚啻百千近聞各部堂官內尚有私受司官及學習人等餽送者此端斷不可開即使所餽無多而一經收受則舉劾之際不無瞻徇牽制如其人

果屬可舉而曾經收受餽遺則雖公亦私轉滋物議如  
係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餽情面難却或姑為容留或濫  
行舉薦必致貽誤公事有違國家澄清吏治之大典爾  
等返之於心何以自安諸臣中如鄂爾奇海望長有其  
素行可憑范時繹承伊祖父餘蔭朕可信其無他其餘  
朕則有不能盡信者惟當返躬自省各加勉勵再凡收  
受餽送之心不過為身家子孫之計爾等若果能潔已  
辦事日用設有不敷不妨據實陳奏朕自酌量加恩至



爾等子孫中果有好者朕自加恩錄用若但顧一時小利暗受餽遺定難掩人耳目上負朕委用之深恩下為僚友所不齒不惟貽累身家亦不能庇其子孫圖小利而忘大害愚亦甚矣近來各部院衙門惟工部事務有果親王承管較前整理其餘各衙門事件陳奏朕前者尚不至於錯謬不經朕覽之事大不如前多有懈弛出入凡辦理國家事務惟應秉公執法恪循天理如其人當生而加以重典固為逆天若其人當殺而曲為寬縱

亦屬逆天朕承天理物總期至當至公爾等宜體朕此  
心凡事寬嚴務得其中不可稍涉偏私庶可仰承

天祐至於部院事務每有本衙門堂官為司官書吏所朦蔽  
不能盡知而別衙門堂官有所聞見即宜互為規戒休  
戚相關不得謂於己無與漠不關心或見他人獲罪轉  
以為喜尤非大臣之居心也爾等皆國家大臣聆朕諭  
旨當各自警惕遏抑私意杜絕苞苴交勉和衷以成昇  
平之治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

二十五  
三十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李 綬

編修<sub>臣</sub> 袁 謙 覆 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 王 燕 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 臣 郭 祚 熾

謄錄監生 臣 王 藻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四

雍正十年十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五日

諭吏部朕每見月選知縣內有由外省教職推陞者動經數月始能到京其雲南遠省竟有遲至一年者及由京赴任又需時日以致新選之地懸缺太久雖有署印之

員視為傳舍事務不無懈弛其如何酌量變通有裨吏治之處爾部悉心妥議具奏

初七日理藩院奏杜爾伯特固山貝子班珠爾等三旗地畝歉收請賞給米石并借給買米銀兩奉

上諭若俟行文扎薩克等行查未免遲延其查魯特兩處地方著派出侍衛達哈蘇戶部司官一員帶銀一萬兩到彼將家口數目查明賞賑杜爾伯特地方與黑龍江相近著速行文將軍卓爾海會同該處御史將杜爾伯特

蒙古人等家口數目查明或動用倉穀或動用庫銀酌量賞賑

初八日奉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奏事之班次不宜隨部院衙門嗣後將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合為一班列於八旗奏事班次之後將內務府國子監合為一班列於都察院理藩院奏事班次之後將鑾儀衛光祿寺合為一班列於內務府國子監奏事班次之後



又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稱涿州良鄉縣為近京衝要之地向來牧令二缺例由部選不在揀選之列可否將此二缺勅部揀補不歸月選以收得人之益其良鄉知縣養廉止四百兩亦屬不敷可否酌量增給至通省府廳州縣在任三年以上者寥寥無幾新舊迭更諸事廢弛查從前部發人員有屢經委署旋即退回日久未補者庚戌科學習進士已經二載其中亦有稍知政務者又州

縣中有從前被參而歷任督臣因其才具可用留備差遣未曾題請者臣於現任屬員除實有劣蹟者現在察實題叅外其或才具難勝繁劇而簡缺尚可罷勉及學問猶能課士者容臣分別請旨改調其所遺員缺可否暫停新選容臣於部發試用人員學習進士及誥誤人員三項酌量題請委署試用等語涿州良鄉乃近京繁劇之州縣其牧令自應揀選補授方能得人但在京銓選人員內亦未必即得人地相宜者嗣後缺出著該督

於屬員內揀選題補永著為例至涿州知州養廉朕已降旨增添良鄉知縣養廉之項著李衛酌量增給其直隸州縣等缺請暫停新選之處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又奉

上諭馬爾賽本屬庸材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學士圖海舊日功勲望其子孫成立將馬爾賽少年襲封公爵訓誨成全優加擢用乃伊不能仰承

聖恩致遭罷黜旋經一載我

皇考不忍令其廢棄仍令襲封且加以格外之恩榮身兼數  
職無非勉勵玉成以繼名臣之後也及朕御極之初仰  
體

皇考優待勲臣之盛心首先及於圖海晉封一等公配享

太廟兼立專祠永承裡祀又推恩及於馬爾賽念其家世不  
同歷官年久加恩優待賞賚便蕃此舉朝所共知者雍  
正五年大學士富寧安奉差陝西滿洲之在內閣者僅

有馬齊一人而馬齊昏憤糊塗不能辦事綸扉滿洲之官階資格可用為大學士者又不得其人是以前令馬爾賽備員政府以為班聯之領袖其實未能贊襄一事敷奏一言以稍裨政治於萬一此亦舉朝之所共知者朕初即位時命伊兼管鑲藍旗都統而以不能辦事力辭只得曲從其請則其苟且偷安不肯出力之心朕已早覺矣至於伊歷來貪贓不法之案漸次敗露朕暗為消弭者不知凡幾其難以代伊消弭應追之贓銀數萬兩

又復降旨悉行寬免更賞世職以逮其子孫賜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待之者實遠出於諸臣之上以為馬爾賽苟有人心必無不知感恩圖報之理上年六月間傅爾丹統領北路大兵駐劄科卜多誤被賊人所誘貪功輕進至於敗北得順承親王調度運籌重加整理軍聲為之復振朕因傅爾丹既已失機不可再膺元戎之寄順承親王久勞於外既有保障之功令暫解軍務回京休息以示恩眷於是將馬爾賽授為北路大將軍

畀以討賊防邊之重任乃伊在京承命之時即有退縮不前之意怨望之色露於顏面及領兵前去並不教訓兵丁愛惜馬力於未到歸化城之先而馬匹已陸續倒斃於道矣行至第八臺聞賊人有侵擾科卜多信息即畏懼逡巡奏請退回駐劄相機前進及至歸化城時又不於水草好處牧放馬畜每日來往遷移疲勞馬力致兵丁之馬傷損大半其意以馬力不敷便可藉口推託以遂其退避之姦志也伊在京時面奏朕云為將之道

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及伊到歸化城則伐木取材蓋造暖室全忘士卒之露處竟欲久居於彼為娛老之計且心懷怨望於衆大臣齊集之前口稱領兵為大將軍還不如發遣烏龍江到為安逸其但知有已總不念及國家悖逆庸愚何至於此也朕知其不可為大將軍而猶與以黽勉自新之路改授為綏遠將軍令其領兵赴查克拜答里克駐劄以為堵禦邀截之計伊於沿途又不督率兵丁善養駱駝以致倒斃數千隻此等過犯朕又



寬宥之不過令其賠補駝馬仍冀其革心悔過也今年七八月間賊人侵犯察漢叟爾輒敢越過杭藹深入我境搶掠喀爾喀地方是時大將軍順承親王派委副將軍蒙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官兵尾隨賊人之後於八月初四日追至額爾德尼昭地方與賊人相遇鏖戰一日自黎明至昏黑賊衆大敗殺賊萬餘積屍遍野河流盡赤賊人魂膽俱喪拋棄馬畜器械乘夜逃遁此次對壘仰荷

上天恩佑我軍大小官員只損二人兵丁被傷者不過數十  
乃從來罕聞之盛事此時大將軍順承親王及蒙古王  
丹津多爾濟等即將賊兵大敗情形並由推河潛逃之  
信馳報馬爾賽等令其發兵堵賊歸路是時軍營將士  
無不踴躍奮往有滅此朝食之心而馬爾賽立意坐視  
按兵不舉同事之大臣等又再三約會陳說而馬爾賽  
堅執不從傳鼎以機不可失情急至於跪求而馬爾賽  
始終不允且向達爾濟差來之人云我兵不令出城若

夜間賊人來時我兵只在城上吶喊助威爾等兵丁若  
昏夜來我城下我即施放鎗礮等語似此悖逆之言聞  
者莫不駭異及聞賊人既已潛逃達爾濟等又復約會  
領兵追剿而馬爾賽遷延不行至次日方領兵緩行五  
十餘里虛作尾追之狀又越二日行數十里託言賊已  
遠去追趕不及遂領兵回營此胡琳身在軍前目覩情  
形具摺陳奏者朕又降旨詢問軍營參贊欽拜等據欽  
拜博爾屯諾爾渾回奏內稱賊人由推河等處逃遁馬

蘭泰兵力單弱博爾屯願領兵前往應援馬爾賽不允  
嗣議截殺賊人之事諾爾渾向馬爾賽云我等應當派  
兵迎截若再遲延儻賊人全過便坐失機宜是時李杕  
云我等惟當固守城池而已馬爾賽惟以李杕為是不  
聽諾爾渾等之言及至佐領扎木素告稱我向查克拜  
答里克來時見沿途賊人陸續經過等語馬爾賽正傳  
集會議間而李杕又向馬爾賽堅執守城之說諾爾渾  
等又再四告稱如後面尚有賊人伊等經過之時決無

燒荒之理看此燒荒情形即係後面確無餘賊之明証  
我等即當向前追勦斷不可失此機會馬爾賽方領兵  
起程及到博木喀拉地方僅挑兵七百名令欽拜帶領  
前進馬爾賽竟回查克拜答里克等語此欽拜博爾屯  
諾爾渾回奏之大概也朕又降旨詢問馬爾賽昨覽馬  
爾賽之摺一味支吾於無可致辯之中強為推卸獨不  
思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同在軍營既已異口同聲供吐  
如一則馬爾賽之罪百喙其能辭乎況欽拜等尚有惶

懼認罪之奏而馬爾賽尚復覲顏巧辯無一愧赧之詞  
冀僥倖於萬一則其蓄心狡獪姦險更可知矣此次賊  
人大敗之後狼狽不堪馬蘭泰駐劄推河所領兵僅千  
餘名尚能奮勇邀擊殺賊百餘人生擒數十人奪取馬  
匹牲畜甚多台吉孫都布領兵二百名隨後尾追多有  
斬獲收取賊馬九百餘匹此時馬爾賽擁兵萬餘不必  
出奇制勝但肯遵循常理堵截賊之去路實可使之一  
騎不返即或有逃奔之餘黨而我師以大兵襲其後必

不使殘敗之寇得以漏網此番局面乃我師奏凱成功  
易於完結軍務之機會乃馬爾賽身任統兵之職地當  
阨要之區賊過不行堵截去又不肯尾追端坐空城視  
同秦越衆人苦勸之言堅執不聽竟令入網之獸復得  
免脫此餘孽之跳梁一時不能剪除者實馬爾賽所貽  
之咎也似此有意阻撓軍機紊亂國事並非懦弱無能  
失機敗績者可比馬爾賽不思國家高厚之恩不念伊  
祖積累之舊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罪無可逭法不

容誅蓋馬爾賽此番縱寇之罪尚為人臣之所閒有念其  
先世之功勲並伊平日奔走之効力曲加寬宥未嘗不  
可而馬爾賽之罪尚不在此也以伊之受恩如此以伊  
之負恩如此朕撫躬自思加厚恩而得怨望朕實無以  
自解亦實有所不甘此皆朕之識人之明誤用匪人朕  
先謝罪

宗社臣民將馬爾賽正國法以為人臣受恩深重而懷悖逆  
者之戒著詢問在京滿漢大臣九卿及北路軍營查克



拜答里克軍營將弁等令其據實即行回奏大凡微員庶民治罪之案皆屢經審訊而後定豈有馬爾賽為國家大臣不加審訊而遽行治罪之理但馬爾賽之心之罪朕知之甚悉見之甚確實無幾微可疑之處昔年

皇考曾數次面諭朕及兄弟輩謂圖海乃我朝第一良臣將來應配享

太廟

皇考厚待圖海之恩誼朕無時敢忘今將馬爾賽治罪之時

愈加思念及此伊反忍悖我

皇考逆伊祖父朕執大法以理天下而於不忠不孝之人姑  
息寬容遲回不決實無以對我

皇考亦負伊祖圖海之忠心矣至於李杲世受國恩不思報  
効居心誕妄行事乖張前在廣東將軍任內縱令所屬  
兵丁擁鬧巡撫公堂槍傷守備大千法紀經三法司議  
將李杲擬斬監候雍正六年朝審九卿擬以情實具題  
原應不赦之人朕念其為勲臣之裔免死釋放旋又降

旨將伊補授都統仍襲侯爵此朕宥過錄用莫大之恩也上年北路派出漢軍兵丁比時挑選領兵之大員朕因李柱為漢軍世族且管兵多年諸事尚為諳悉特旨將伊派往料其感恩悔過必能黽勉自新豈知伊心懷叵測與馬爾賽同懷姦逆之心於軍機緊要之時一言僨事其罪與馬爾賽等著一併詢問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從用兵以來實心効

力辦理軍需一應事件甚屬妥協去歲奮勇追殺準噶爾賊人今又在額爾德尼昭地方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兵丁大敗準噶爾賊人三萬之衆斬馘萬餘挫其鋒銳賊衆喪膽望風逃遁自是軍威遠震疆圉寧謐喀爾喀札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建立大功雖賜伊墨爾根巴圖魯之號朕意猶為未足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並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子多爾濟色

布騰晉封為世子

又奉

上諭寧古塔將軍常德所奏壯丁站丁偷入旗分披甲一案經戶部議覆私自入旗之壯丁站丁應駁回各原處當差歷年應交糧石併支過錢糧仍照數著追其披甲之佟受等五人已往軍前俟回到之日追還糧石等語壯丁站丁私自入旗皆係該管各官平日不行查察以致有濫充等弊但伊等俱係照額分給地畝耕種納糧

雖私自入旗而丁缺次年即行頂補其部議著追糧石之處概行豁免至李文翰等十二人雖私自入旗披甲亦在額兵數內當差已久伊等所有支過錢糧一併開恩免其追還內有披甲之佟受等五人現往軍前俟大兵凱旋之日詢問該管大臣如果實心効力即將伊等編入旗分其餘私自入旗之壯丁站丁等仍照部議駁回各原處當差至不行查出之原任寧古塔將軍穆森哈達俱著於現任內罰俸一年

十七日奉

上諭直隸河南等省驛馬有每年准報倒斃三成四成之  
例而陝甘兩省向因地僻差少不在准報之中今西路  
軍興羽書絡繹差遣繁多地方有司不無賠補之苦朕  
心軫念除偏僻州縣仍照舊例外其自潼關至西安一  
路自西安由秦鞏南路一帶由平涼北路一帶至蘭州  
又自蘭州由涼甘一帶至肅州嘉峪關又自蘭州由莊  
浪一帶至西寧又自榆林延綏寧夏沿邊一帶至涼州

各路驛遞馬匹俱照直隸河南等省之例十分之內准報倒斃三分領銀買補作正項開銷如有過三分之數者勒令賠補倘恃恩旨或尅扣草料不加謹飼餽者著該道府查明詳揭該督撫即行題叅其准報三分之數俟軍務告竣仍照舊例停止

十九日兵部將九月分籤掣都司僉書等各員職名開列請

旨奉



上諭此內張定遠係裁缺另補之員非降調人員可比乃  
守候七年始行推用殊未允協嗣後文武各官員缺裁  
汰到部候補者應即行推補爾部會同吏部定議具奏  
再滿洲武舉武進士選用之法朕從前曾降諭旨今爾  
部仍將索柱擬補門千總與朕前旨似有不符之處著  
查明前旨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安西總兵官張嘉翰奏稱安西本無土著之人所

有兵丁缺額者一時難以募補可否將安西靖逆所屬  
衛所軍流人犯內擇其年力精壯者補充營兵以實行  
伍等語凡軍流人犯多係生事不法身獲重罪之人安  
西靖逆衛所地方遠在口外有罪之人到彼難於管束  
此乃從前辦理錯誤今張嘉翰請於此內召募兵丁更  
屬不合此等人犯應撤回改發於口內沿邊地方若陝  
西口外有從前似此發遣者俱照安西之例撤回著該  
部詳查定議具奏

二十五日大學士九卿等奏賀

景陵瑞芝並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務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降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為祥瑞也惟是今歲秋間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全勝殲賊萬餘而我官兵損者僅六十餘人行間軍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大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佑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恰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錫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諸大  
臣同此慶幸懼忤之惴忱著照所請宣付史館

二十六日奉

上諭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西陲討賊之舉伊亦身

任不辭是以用為大將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官之事凡有所請無不允行實冀其殫心竭力無隱無欺著綏靖邊疆之遠畧也乃伊秉性粗疎辦事怠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同泛常且賞罰不公號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自用以致防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以多年預備之馬駝牲畜數十萬或被賊人偷盜或因失養損傷及至需用之時寥寥無幾而凡陳奏於朕前者皆虛假詐偽之詞為怙過飾

非之計其誤國負恩之罪難以悉數兵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候朕另派大臣訊問至伊領兵以來虛糜國帑耗費錢糧之處甚多皆應按數賠補者其所有家產官貨著川陝督撫及地方官一一查明登記毋得容其寄頓隱匿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二十四